

奖励

■何越华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家庭,小孩多,因为贫穷落后,重视读书、读得起书的不多。偏偏爱读书的我,把家都“读穷”了,为此,亲友们常以不同的方式“奖励”我。几十年过去了,如今他们大多不在人世,但是他们的恩情我时刻铭记。有时候我想,要好读书,读书好啊,书中自有爱无疆,书中自有情义长。

那年代,一日三餐难以为继。农村饮食只有中餐有干饭、炒菜,晚餐吃当天剩下的饭菜,或者就吃杂粮,早餐都是稀饭咸菜。稀饭里还得掺杂粮,南瓜、豆角、芋头、红薯等等,跟着季节走,青黄不接的时候,就掺红薯干、白豆等。稀饭一吃两大碗,肚子撑得发胀,过两个小时就“空空如也”。

也有例外。那次公社植树造林工作队驻扎在我们屋场,做饭就在我家,早餐他们每人有一小碗干饭。每天早上嗅到干饭、炒菜香,我们就馋得直咽口水。但是,他们的饭菜是限量的,小孩子人多嘴多,也照顾不过来。有一天,表舅舅见我一人在家,忙把他的一小碗干饭递给我。母亲发现了,狠狠地瞪我一眼。表舅爷委婉地说,没关系,我口干了,到你家换一碗稀饭。母亲马上给表舅爷盛了一大碗稀饭。

表舅爷给的那碗糙米饭,上面盖有辣椒炒南瓜。现在看来,再简单不过了,然而,在当时,算得上人间美味,那是雪中送炭。我吃下去,一两周走路上学都带劲。后来听说

表舅爷是喜欢我乖巧会读书,特意奖励我的。那碗干饭怎么吃下去的?是细嚼慢咽,还是狼吞虎咽?不记得了,我只知道心中充满感激。

我们那时小孩盼过年,拜年最好玩,一是长见识,二是有好吃的。但是小孩多了,不可能都带上,我有幸能够博得亲友好感,父亲自然带的多一些。

不过,那时拜年路上“捉团鱼”(摔跤)是常有的事。那时出行,山路、田埂是必经之路,弯弯曲绕,坑坑洼洼,即使当天不下雨,也难免碰上一步三滑的路段。有一年,我大概五六岁吧,天很冷,地上结着冰,树枝上冰凌尺把长。为了防滑,父亲手搓两根草绳,帮我捆在鞋腰处。七八里路行程,尽管父亲再三提醒,我还是摔了两跤,搞得满身污泥。

一到舅奶奶家,她见我这狼狽相,很是怜惜,立马打来热水洗净我的双手,然后麻利地把我衣服上的泥浆擦净烘干。接下来,她把我冻得像胡萝卜一样的双手放在她那双温暖的大手里握了许久,然后,她掐掐我的裤腿,发现我只穿两条单裤,里面一条还不及脚踝,于是变魔法似的拿来一条新裤,先在我身上比试,然后给我穿上,说:“哎,刚刚好!莫亏喀华俵吉(小名)‘捉团鱼’给我拜年,奖给你了!”那场景,一冷一暖在我那幼小的心灵

衡阳正在前进

■理 程

太原市工作。辗转与家乡一别就是多年。家乡的变化日新月异,我的思乡之情也就油然而生。

衡阳,湖南省省域副中心城市,湘南重镇,抗战名城,生我养我的地方,一草一木皆有情。令人痛惜的是,一场日寇侵犯衡阳的战争,使得这座城市千疮百孔,一片瓦砾,房屋所剩无几,灾难频仍。

现在的衡阳焕然一新,城区范围翻了几番,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矗立在湘江两岸。风景秀丽,物资丰富,市场繁荣,人民生活幸福。

衡阳降雨量充沛,人民勤劳,盛产大米、茶油、柑橘、猪、鱼、鸡、鸭、蛋等等。还有特产湖之酒、酥薄月饼以及各种小吃,应有尽有。加上交通非常便利。衡州大道,是贯通衡阳的中轴线,城市的主干道,来往汽车,川流不息。每当太阳西下,黄昏降临,霓虹灯一亮,整个衡阳如梦似幻,被装扮得多姿多彩,靓丽非凡。

衡阳地处东西南北交通要冲,公路和高速公路纵横交错,铁路有东站西站北站和高速铁路东站,而且还有新建的飞机场。你要来衡阳吗?或者你要从衡阳去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吗?那是十分方便的。也正因为交

通留下深刻印象。

吃穿都成问题,文化生活就更加贫乏。那时,大队部一年有两三场露天电影,请戏班子上门几年一遇,除非有大喜事。

有一天,表舅舅家时余堂屋场要请花鼓戏班子,虽说是乡间某大队的业余班子,大家仍然奔走相告,仿佛喜从天降。时余堂屋场各家各户提前一两天就把十里八乡的亲友请来了,包括外公外婆、出嫁的姑娘等,一时间宾客盈门,热闹非凡。

母亲是出嫁的姑娘,我作为表舅的好学生也被特邀,见证了当时的盛况。演出当天下午,戏台前坪被短椅子长板凳甚至砖块“占领”,那是本屋场观众的“势力范围”。傍晚时分,通往时余堂的路上,四面八方有人赶来,有背着小孩的、有挽着老人的,纷纷拿着看完戏回家时备用的火把或者马灯,他们自觉在边远地带“安营扎寨”,七嘴八舌地坐等好戏开场。

非常幸运的是,我被安排陪母亲坐在戏台正前方。生平第一次与演员“面对面”,我激动而欣喜。什么内容看不太懂,但有“如听仙乐耳暂明”的感觉,演员的一腔一势在我脑海回荡了好几年,还激起我学习演奏的欲望。

亲帮邻助,纸短情长……乡亲们默默关爱,无疑给我上学增添了动能。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学成之后,我选择回到离家乡最近的地方,竭尽所能,为乡亲们效力。

通便利,四通八达,衡阳与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物资交流畅通无阻,因此,工业和商业也十分发达,再加上矿产品铅、锌、煤和岩盐等,说一句物资丰富,应该不算是夸张吧?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衡阳的文化教育自古就很有名气,人才辈出,名人荟萃。发明造纸术的蔡伦、与欧洲哲学家黑格尔齐名的哲学家王船山,都出自衡阳。衡阳还是革命的摇篮,衡阳湖南三师和三女师以及湖南省立三中涌现出很多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国家领导人,诸如陶铸、黄克诚、张平化、江华等,还有为革命流血牺牲的革命烈士张秋人、毛泽建、何宝珍、伍若兰等等,成千上万。原南京军区政委、上将雷鳴球,现役上将军丁东,乒乓球世界冠军、多次世界排名第一祖籍是衡阳的樊振东,体操世界冠军李敬等,都是出自衡阳。把衡阳称之为英雄的城市、革命的城市、文明的城市、人才辈出的城市,应该不为过吧?

请让我翻用李谷一激情昂扬地歌唱阎肃作词的《故乡是北京》,改为《故乡是衡阳》:“走遍了南北西东,也到过了许多名城,静静地想一想,我还是最爱我的衡阳……”

衡阳正在前进!在凯歌声中前进。我要说一句:我更爱衡阳,一草一木更有情。

我家补了又补的水缸

■唐胜一

我的乡下老家还存着个大水缸。爹曾告诉我们说,这是祖传的老古董。

我五六岁时,有次拿着南竹筒子水瓢往缸里舀水喝,由于缸里水少,加上我手短舀不着,便趴在水缸木栏外架上不停地用水瓢敲打着,结果把水缸打烂,掉下了一小块缸壁瓦块。我“哇哇”大哭去找娘:“娘,水缸烂了。”“怎么烂的?”“我舀水烂的。”娘过来一看,安慰我:“幸好没烂好多,还能凑合装水用。要不,拿什么装水用啊?蠢崽,你要记得,水缸容易烂,往后再不能敲打水缸啰!”

娘将掉下来的那块水缸瓦片捡拾起来,用破衣服包裹着,像珍藏宝贝似的放到了衣柜里。直到几个月后的一天,村里来了个补锅匠,娘再拿出这块水缸瓦片说:“师傅,你帮我家把这水缸补好吧。”“不好补呀!”“怎么不好补了?”补锅匠说:“我是补铁锅的,不好补这个装水的瓦缸哪。”我娘给他指出来,“师傅,那一次我在上岭村,不是看到你给人家补过水缸么?”补锅汉子像是记起地点点头:“那是,那是,不过——”我娘是个直性子,干脆把话挑明讲:“不就是多要一点工钱么?我给!”补锅匠冲我娘笑笑,说:“你这女人,就是聪明。”补锅匠设法在水缸上弄两个小孔,再用小铁丝将掉落的水缸瓦片固定上去,最后用黄泥巴填满缝隙,算是补好了,而且还反复叮嘱我娘:“千万记住,洗刷水缸时不能洗刷这补丁处啰。”

我们一家的生活用水全靠这个水缸,每天要去井里挑水装满水缸。而我家离村尾那口水井的路程远,挑担水很费力气很辛苦。爹娘和哥姐们早出晚归出集体工,挑水就成了我和小妹的重任。我和小妹抬着水,一路摇摇晃晃淌掉不少,到家不足半桶水。我就干脆一人挑,挑着两个半桶水反而还合算些。可妹妹坚持跟我来来回回地走,有一回还真帮上了忙。那是个下雪天,我们去水井挑水,我用水桶往井里舀水时,脚下一滑,掉进井里。幸好水井不够深,加上妹妹立马递上扁担让我抓住,我才顺势爬上来。

我读高中时是住校生,每个星期六下午才回趟家,本来也想帮家里挑满一缸水,可大哥不让,说:“现在都换大水桶了,一担水有百多斤重,你挑不起的,不要挑。大哥我挑惯了,还是我来挑吧。”那晚满天星星,月儿雪亮雪亮,大地如同白昼。大哥接连挑了好几担水,最后一担水搁在木栏架子上,正欲往水缸里倒时,只听“吱嘎”一声响,年久腐朽的木栏外架塌了,水桶磕在了水缸上,又“嘎吱”一声,水缸烂了,水哗哗啦啦流满一地。爹娘看到后,异口同声安慰我大哥:

“不怨你的,儿子,这木栏架子早该换了,没换成呀。”我插嘴说:“这回该换个水缸啰。”娘长声叹息:“唉,要是有钱,都想换新的好啊!”一家没水缸,可是万万不行的。正值爹娘着急时,次日一早,“铤磨子不啰!”随着这吆喝声,一个石磨匠进村来了。我爹上去跟他说:“石磨暂不要铤,但你帮我看看水缸能补好不?”石磨匠看了看,点着头:“能补,能补的!”石磨匠用凿子往水缸瓦片上凿孔,再用铁皮马钉扣紧连接好,然后将粘土还掺杂了一点别的混合着用水调和好,用以将缝隙抹实。我好奇地问石磨匠:“就能装水不?”石磨匠告诉说:“别急,大概一天后,补缝牢固了就能装水。”讲句实在话,石磨匠补得还真不错。10年过后,老水缸虽然缸壁多处渗水,但所补的几条缝隙却不渗水。

我家的一位城里亲戚来我家,看到水缸渗水后,就跟我爹说:“这水缸历史太悠久了吧,应该使用了好些年头啦。水缸经常洗刷,日积月累的洗刷也就将缸壁的光洁度洗刷没了,所以才渗水。不过修补很简单,抹上水泥浆就行。你们家哪个下次去城里,我拿点水泥往带回来调成浆,再往水缸壁的两面都抹上一层,保证就不会渗水了。”照亲戚说的做后,老水缸真的不渗水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家实施解决农村居民安全饮水工程,我的老家山寨一时建不了自来水厂,但也补贴资金给农户让其自行打机井。多数人家不仅打了机井,而且为了方便,还在屋顶上方砌筑了蓄水池,再从水池里安装水管,直通各个用水处,实行重力供水,跟城里人用的自来水已没有多少区别。祖祖辈辈用惯的水缸从此没用了,受冷落,有的扔了,有的堆放在山坡空地。我家则将老水缸搬放在了一间杂房里,厨房顿时宽敞亮堂了许多。

10多年前,全国各地供水企业推行“城乡供水一体化”,我那偏僻的老家山寨也通上了自来水,乡下人跟城里人一样,达到“同网、同质、同价”的标准,让农村居民喝上了优质安全的放心水。

后来,我经常下乡,也不时地查看农家还有无水缸,真的很少有了。用乡亲们的话说:“都用了自来水,好方便了,还要水缸干嘛!”我却自豪地告诉乡亲:“正因为水缸完成了历史赋予它的使命而退出舞台,所以它才成了值得珍藏的老古董。我家就有一个补了又补的老水缸。”

前不久,儿子与我回乡下老家,看到老水缸,商量着跟我讲:“爸,这个老水缸不起作用了,干脆扔掉吧。”我告诉儿子:“别扔,它是我们家史的见证。”儿子突然开了窍,接茬说:“对,也是社会发展的见证呢。”